

蟹行

1.

前方，雨後隔天的溪底水勢迅速退去，日光曝曬水痕累累的溪埔地，順著強風揚起一陣沙塵曠漫，遠處隱約可見朦朧的山形，我在風中半眯著眼，感覺無數沙粒擊打在臉龐。

「在那個時候，我們哪裡會知道？」廖大期回首朝我挑起雙眉：「原來，繞了大半生的拚博之後，金山銀山就在這裡。」

是啊，我們哪裡會知道？如果早知道……我和廖大期也不會在這樣的場面下重逢。

走在越堤道路上，前方廖大期朗步的寬闊身影倏地縮小，回到當年稍瘦卻精實的模樣，那個時候我們總是想要贏，不計一切代價想要贏過來到這處溪底的任何兒時玩伴。抓最多的魚蝦螃蟹，採摘最多的瓜果，或者以最快的速度泅過彼岸。

只是這處溪底，早已經不是當年的那處溪底。

「你還記得嗎？」他頭也不回逕朝前行：「那個時候，我們總是不認輸，死也不認輸。」

「那都過去了，大期！」我逆著風沙朝前嘶吼：「你要知道，人生不是只有勝利，人生還有其他的。更何況，我們都不年輕了。」

「我還行，無論如何，我不會認輸的。」他霍然轉身面向我，目光銳利。

「就算跟全世界為敵？」我的聲音或許強過迎面的風沙：「大期，這些年來，真的夠了！你該放手了。」

他緊抿著雙唇瞪視著我，而後將目光拋落在溪床，口中迸出的霜冷讓人在烈日下畏寒：「這條溪流還是沒變，終究還是個大魚吃小魚的世界！」

那個時候，這個世界。

我還記得廖大期的母親常常在大雨過後癱坐在堤岸上，對著滾滾黃濁的溪水掩面哭泣，整季的收成指望全給流水刮光殆盡，她戴著斗笠的容貌在細雨猶然飄落的風中顯得弱小而無助，那個時候，立在她身旁的廖大期總是不發一語地，撐緊著肌肉線條鼓漲的雙臂，握實拳頭而微微發顫著。

迴身佇足，溪谷下游處地形益見開闊，堤岸旁砂石車來來去去，有數輛黃色的怪手忙碌的伸出巨螯朝溪床挖掘，巨型抽砂機具架設在旁呼隆作響，滿載的砂石車馳碾溪底帶起漫天的沙塵，整日夜運作的砂石洗選場就在不遠處，透過重型機具洗揀與砂石傳輸帶，堆疊起廖大期的金山與銀山。

中南部各地而來的砂石車，不分晝夜的呼嘯出入「大期砂石洗選場」高聳的鋼筋門戶，那高懸的公司招牌在強勁的風沙中略略搖晃著，招牌上頭還殘餘著洗刷未盡的黑色噴漆，那是故鄉村人們對這座近年來吞吐眾人疑懼的門戶，無法再忍受的憤怒反擊。

是意料之外或者也說是意料之中，廖大期和我，就是在那樣劍拔弩張的場面裡重逢。

2.

我們站在灰撲撲的金山銀山前，亮晃刺眼的陽光越過剛洗選的礫石堆，水分尚未盡褪的緣故，呈現著亮暗分明的山形稜線。那巨大的山形壓迫在眼前，令我感到呼吸逐漸沈滯。廖大期的神色在山形陰影的籠罩下，反而漸次緩和舒坦，他露出了我久遠記憶裡，那種自信的微笑。

「文雄，你幫我勸勸他們，因為你比他們都瞭解我，你知道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手認輸。」

「我認識的，是以前的大期。現在賺錢像賺水的廖董，鄉親們個個比我熟悉。」

「唉，這，該作的我都……」他蹙眉，就像以前那些遊戲將贏未贏之際。

「我阿母她時常提起你，時常說你們孤兒寡母去那麼遠的所在，要靠什麼吃穿？」

「伯母她，身體還好嗎？改天我去看看她。她，她以前……」我看見廖大期眼眶泛著光，我母親一直把他當自己孩子般疼惜。

「她過身了，回來葬她的那年，我纔決定回這裡落腳。那時候的你，正忙著事業吧，我都是聽人講起。那時候，他們都還喜歡你甚至敬佩你。」

「再這樣拖下去，恐怕連我都擋不住上頭的壓力。你知道嗎？」

3.

這條溪北路，十年前一盞燈都沒有，入夜後溪流水聲伴摻著芒草風聲，走在其間遠遠望去，看不盡的黑暗與寒酸，鄉人們都說，那是連鬼經過都要嚇哭的溪北路。

如今入夜後併排的水銀燈光直直越過堤岸照到溪邊，燈光底下廖大期的砂石場像是座城堡，帶動起週邊的繁榮，檳榔攤先是隨著卡車司機逐攤林立，緊接著週邊工廠、倉庫因著地曠價廉紛紛設立，再接著是整天勞累之後溫柔酒鄉看板的霓虹閃爍耀眼，伴隨著深夜砂石洗選作業不歇的呼隆聲，閃映在溪底魚蝦就此不再闔黑好眠的水面與天空。

起初，鄉人們對廖大期是不無感謝的，溪北路拓寬且鋪上柏油的那一日，鄉人們久經農事的皸裂雙腳踩於其上，終於有一種溪底自己人揚眉吐氣的舒爽。幾條旱季穿越溪底的便道也是廖大期召集怪手挖填築成，當然，那是爲了自己工場的挖掘砂石方便，但鄉人們也因此不用再繞行遠途。

這條溪北路，就這樣逐漸熱絡。聽說尚有幾塊空地，預計是高爾夫練習場、公車轉運站、保齡球館、便利商店與倉辦合一的大樓。

從前，從前連鬼都會嚇哭的黑暗與寒酸，因爲廖大期，現在鄉裡不管是春風少年兄抑或是飄撇老伙仔，都視晚間來這條溪北路走踏爲摩登的展示，他們都說：走，來去，來去溪北路那兒摩啡一下。

4.

穿過層層疊疊的人影與激烈的爭吵，我見到了許久不見的廖大期。身形精實，目光銳利，他站在一排保全人員的身後，距離幾十步那麼遠，我還是感到他如刀的目光切過嘈雜的人群與布條，朝我直射而來。

我也全神貫注，回看著他。

就像兒時我們都會玩的遊戲，相互的盯視著對方，連眼皮也不眨，就這麼數分鐘之久，直至眼酸頸麻也不移開目光，誰移開了，就是個輸家。我還記得廖大期說過，那是一種訓練，一種訓練成爲大人物的訓練。

他抿著嘴，唇線微曲，倨傲的神情仍似當年，目光依舊銳利直逼而來。我迫不及待要閃躲那眼神的念頭油然而生。

那一瞬間，我忽然發覺自己一直是個失敗的追隨者。幼時的我個性怯懦，卻不斷地逼迫自己追隨他求勝的慾望。我記得有回廖大期跟溪底的孩子打架，對方年紀個頭都比他大許多，他打贏了，跨騎在對方身上，不斷捶打他已經腫凸黑青

的雙頰，毫不留情地嘶吼著：看，著，我，你看著我！

站在旁邊的我那時被廖大期嚇壞了，我覺得那個躺在地上無助閃躲著，幾乎要哭泣的人，就是自己。

我終究躲開廖大期的目光，回身環顧自己所在的場景，鄉人們群集在砂石場高聳的鋼筋門前，手持各式白色的抗議布條，烈日下，咒罵聲、喘氣聲、女人的哭泣聲聚攏在「大期砂石洗選場」的招牌底下，隔著一字排開的保全人員，保全員後立著廖大期倨傲的神情，廖大期身後，數輛龐大的砂石車引擎虎虎運轉，排氣管煙塵漫天，砂石車司機們好整以暇地踩著空轉的油門，像久困欲突圍而出的猛獸。

更遠處，廖大期的金山與銀山，輸送帶仍持續運轉，堆疊起更高、更屹立不搖的山形。

有人望空灑出一疊冥紙，我聽見冥紙揚落在空中，紛飛的聲音。

「抗議啦。溪底人欺侮溪底人。」

「圍廠！」

「好膽就開過我的身軀！」

「欺人太甚！這地方我種作了二十年！」鄉人們義憤填膺。

廖大期順利取得地方當局的許可與執照，繼續疏浚這條孱弱的溪流，遍體鱗傷的溪底地已挖無可挖，鄉人們多年來違法墾殖的溪埔地則是肥美的、最後的膏腴。廖大期給他們一個月的期限。

有人持來長梯，拿著黑色的噴漆罐往工廠招牌的幾個大字招呼過去，噴出揮發化學物質刺鼻的味道，保全人員固守一字排開的陣線未加阻止，那是廖大期交代的底線，誰都別想跨入他的王國。幾大團黑色的噴漆，掩去了原本的字體，招牌底下響起一陣暴烈的喝采。

我仰頭望著那幾大團濃重且沈滯的黑色塊，烈日下似乎不斷地擴大擴大，兜天罩地蒙蓋而下，蒙蓋住所有的人，就像以前溪北路望不盡的、掙不脫的，黑暗與寒酸。

廖大期不發一語，從西裝褲袋裡掏摸出手機，打了一通簡短的電話，那神情輕盈的就像是給自己朋友打了通問候約吃飯的電話一般。

冥紙繼續飄揚，招牌上的噴漆黑漬從高處滴下，間或滴落在扁皺的棕色冥紙上。

廖大期緩緩放回手機，抬起頭來朝我輕輕地喚著：「是文雄嗎？嗯，你是文雄，你過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5.

我跟廖大期小時候時常在溪底玩耍，廖大期他尤其喜愛用竹籠抓取此地特有的溪蟹，那種溪蟹橫開身子約莫有成人手掌大，雙螯舞動起來像持雙刀的鐵甲武士，蟹嘴吐著污黃的氣沫，豁著碩大的身軀氣勢昂揚，動時爪地迅如游魚，靜時棲伏如堅硬巨石。

那種溪蟹極難被誘捕，對我們慣常置放在籠中的臭魚腸臭豬肝不屑一顧，有時整個星期趴在溪底彎腰收籠皆是小蝦小蟹，溪底頂上毒辣的日光曬脫我們脊背的皮膚，一層又一層。

有天下午，我感冒在家臥床，廖大期興高采烈的來看我，腰間掛著竹籠，步伐奕奕，我見到幾團黝黑的暗影在籠裡爬動，刹時間病就好了大半。

「抓到啦？」我幾乎要興奮的大叫。

「嗯，一次抓到三隻喔，」廖大期額頭還淌著汗，顯然是從溪底直奔我家裡：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知道怎麼抓了。」

「倒出來看看！」我離床蹲在地上要他動作快點。

我們面對面蹲著看溪蟹在地磚上爬行，邊或用鉛筆把想逃離包圍的溪蟹撥回原地，有時也試著逗弄牠們的雙螯，急著脫逃的溪蟹用巨螯在木質筆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跡，幾乎就要扯斷相較之下看似脆弱的筆。

「到底怎麼抓到的？」我好奇。

「後來我發現，牠們是溪底的王，王者不吃臭腥的食物，那是小蝦小蟹們才吃的東西，」廖大期挑眉說：「牠們吃活生生的同類，體型小的蝦蟹都吃，大卸八塊一根根扯下來啃！」

隔天我們將那三隻落難的王者帶到學校炫耀，引起同學間的轟動，下課的時候教室外頭擠滿了聞訊而來的學生，大夥們包圍著橫行的、巨大的溪蟹驚聲呼喊。許多人露出欽羨的眼光，央著我們分給他一隻或者告訴他們捕捉的方法，我禁不起同伴的哀求而看著廖大期，廖大期緊抿著雙唇將溪蟹一隻隻收回竹籠底。而後廖大期抱著沙沙作響的竹籠說，放學後到溪底等，他要讓放牠們回去溪底。

廖大期在十幾個同學的圍觀下，在溪底處決了那三隻蟹。

他一一扭斷牠們的雙螯，繼而折斷僅存的蟹腳，活生生的，望著牠們在溪埔地上痛苦、艱難的爬行。

所有人包括我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牠們養不活的，給你們也沒用！」廖大期狀似輕鬆，搓拍著沾滿溪蟹體液與溪埔沙粒的雙手說。

那三隻溪蟹用僅餘的氣力，吐著污濁的氣泡緩慢的移行，移行在自己散落滿地的斷臂殘肢之間。

處決事件之後，很長一段時間，沒再聽誰提起過捕捉溪蟹的事，彷彿那已變成了廖大期的專利似的。

6.

我看著站在保全人員身後的廖大期，雙鬢略顯霜白，當然，大半生的拼搏之後，我們都不年輕了。對於他的叫喚我置之不理，他的王國門戶所一字排開的陣線，隔開了我們久遠的情感。而此刻，我是與我的鄉人們站在一起的。

我的鄉人們，他們濁重的呼吸聲包圍著我，此起彼落地，間或傳出女人啜泣嗚咽的聲音，那女人戴著斗笠包著頭巾，似是壓抑不住的苦楚。

數日前，我在溪埔地聽過她發出同樣的哭泣聲，就在蓋著她兒子屍首的白布旁，那高中生只不過是如往日般，在雨後巡視母親種作的瓜田，卻訝異地發現田邊已被黃色怪手刨去了大半，怒氣之下稍不留神，失足滑進雨後積水深不見底的，混濁的溪潭。我望著那飄揚著淒厲哭聲的廣闊的深潭，不久前瓜葉延綿還是一片綠意盎然，其間的砂土一夕裡成了廖大期的金山銀山。

那女人，壓抑著哭泣聲，斗笠下的身軀顫動抽搐，我多麼希望她能放聲哭喊如同那日匍匐在深潭邊，絕望的叫喚自己的孩子。

地方分局的警笛聲從遠處傳來，循著廖大期鋪設的柏油路面急馳而來，這條堤岸旁繁榮的溪北路，於他們來說，是近年來熟悉不過的，油孜孜的區域。

他們攜來了違反集遊法命令解散的木板以及灰色的擴音器，意興闌珊的跨出涼冷空調的警車，三三兩兩地排在鄉民與保全人員之間，陣仗排開比廖大期的保全還單薄，看他們其中幾位惺忪的神色，似乎是廖董的電話擾了午間酣睡的清夢。

「你們的行為已經違法，」領頭的手持擴音器，邊用肘抵了抵一旁持木牌的人：「請儘速解散離開！」

持木牌的勉力撐高了手上的警語，另隻手還笨拙地紮著腰後參差不齊的制服，他看起來是那樣的年輕與生澀，腳上還蹬著嶄新光亮的皮鞋，像那斗笠女人聽話、用功的孩子。

「解散你祖公八擺啦！」

「伊吃人夠夠啦，你們戴帽仔的到底保護誰？」

「牛知死不知走啦！」

「拚看啦！」我的鄉人們怒不可遏。

「請儘速解散離開！這是第二次舉牌警告！」

那領頭的手持擴音器，我從他嘶吼的音浪中嗅到了昨夜宿醉的酒精殘味；或許，還有酬酢席間飄揚的歌聲；也或許，還有鶯鶯燕燕耳鬢廝磨的脂粉味。

而遠處，持續傳來支援的警笛聲。

廖大期的怪手，伸出參天的螯足步步進逼鄉人們的墾殖的溪底地，透過政商運作取得合法疏浚，非法墾殖的鄉人反而啞巴壓死囚，對於廖大期的越區開採與超挖深度只能忍氣吞聲。直到我返鄉後幾次於溪北路堤岸邊漫步時，才驚覺廖大期與他的蝦兵蟹將，已徹底盤據這條溪流，成爲唯一的王者。沒有人能親近這條溪流甚或玩耍，溪底成爲鄉內小孩恐懼與禁忌的總和，總是被威嚇與告誡著送命的可能。

至此，溪底的鄉人們恍然大悟，溪北路的繁榮與摩登，那些花花綠綠的店招與霓虹，與他們的幸福從來就是兩回事。

剛才往廖大期工廠招牌噴漆的陳俊吉，面容扭曲地憤怒著，他揚起手上的鐵罐望空拋甩，越過了警方與保全，清脆的匡噹聲爆響在廖大期腳邊：「同窗的，我老父伊在墓洞底還睜眼等著看你的下場！」

陳俊吉的老父親，在黃昏的溪北路上，被急駛的砂石車給碾得碎糊糊的，平坦的柏油路猶蒸氳著午後的熱氣，血水緣著溪北路的緩坡漫渙，穿過鑑識小組圍起的黃色塑膠帶，斜斜竄進雜草叢，幾乎就要洶流至水泥堤岸前。

陳俊吉老父出殯前一日，來了數位鄉內有頭有臉的人，他們帶著哀戚的神情與廖大期授權的價碼，當起了和事的好人，說起了公道話，別有立場的公道話。

「車也不是廖董公司的，只是跑單的外車。他也是艱苦人哪。」

「先把後事給辦好，其他再慢慢來參詳。你老父我也熟識十幾年了。」

「廖董道義上也肯幫忙，他的意思就是這麼多……」

「我來講句公道的，就算拖在法院磨，到尾來也是未超過這行情。」

「更何況，你老父伊還是無照……」

我忽然想起小時候有次與廖大期在溪埔晃蕩，那天氣溫頗高，溪谷上游焚風襲來捲起沙塵，熱氣籠罩著溪埔逼擠出我們的汗水，沙粒隨風沾黏住週身的毛孔，我一直嚷著嘴乾要回家喝水，廖大期硬是不肯，後來沙塵風間歇，迷茫中有個人在遠處沙埔地上種作，我們看到一旁的鋁製大水壺，雙眼都發亮了。我們飛

奔跟那個人問好並且向他要水喝，那個人面帶笑容停下手邊的工作，點了根煙坐在鋤頭柄上，看著我們兩個就著壺口抽動喉嚨狂飲，他噴煙笑道：「猴囡仔，整條溪水也不夠你們飲哪！」

我們很不好意思地把輕盈的水壺放回，用手背擦拭嘴邊的水漬，滿心快意地向他道謝。那和善而大方的男人，就是我們同窗陳俊吉的老父。他離開的那天還是一樣赤著腳，如同往日赤腳逡巡在溪埔滾燙的沙地上。

幾部警車陸續增援而至，領頭的忙著招呼他們靠攏，人越多氣勢也飽足，他將藍帽夾在腋下伸手揩汗，仍是拭不去一臉的緊繃，他迴身舉起擴音器喝叱，那持木牌的年輕警員給沖天的音量嚇得身體一震，木牌顫危危的晃動：

「這是第三次舉牌！你們的行為已經違法，請儘速解散離開！」

我的鄉人們，看著對方益形龐大的圍堵態勢與威嚇，沒有人移動腳步，彷彿溪底艱苦茁壯的瓜苗，緊緊釘住自己的家園與土地。

7.

在前陣子溪底風聲鶴唳的時候，我聯絡過地方報社陳記者到場勘查，我的鄉人們雖然多年來違法墾殖理虧在先，但廖大期的砂石場也不無合法掩護非法的嫌疑，超挖的情形在部分區域被廖大期封鎖的情況下，根本難以探知。

越過河堤遠望禁區，有幾位著黑衫的男子拿著交管棒扼守住通道，我們隨後趨步靠近破碎不堪的溪床，陳記者迅即舉起相機拍攝眼前殘破的景象，喀擦聲隨著風勢飄送，我看見那幾位黑衫男子從各個方向朝此急奔，將我們包圍圍住。

「那個單位的？有什麼好拍？」先到的那位窮兇惡極，露出手臂上鮮豔的花紋。

「來作啥？這是我們公司作業的地方。」其中一位手裡還攢著木棒。

「呃……我們……我們是……」我聽見自己沈沈的心跳。

陳記者悄悄以手背按貼我的手：「我們是三組的。頂頭叫我們來看看。」

「不是都講好了嗎？怎麼還要看……」他們的神色剎時舒緩下來。

「組長最近剛調過來，要我們過來看看！按怎？你可以作主嗎？」

「喔……歹勢，歹勢，事先未接到通知。到辦公室泡個茶嗎？」那隻握著木棒的手臂仍爆著鼓漲的筋脈。

靠著陳記者的臨場反應，我們匆忙逃離溪底，我發覺自己的手微微發顫，而他的臉色也是一片慘青。

那些照片與報導後來也沒刊登，陳記者是老江湖，地方上的大小事多少風聞，他打電話給我，經過他詳細考慮之後，那些照片還是不要刊登的好，我知道箇中原因，也沒有再追問下去。

聽鄉人們說，就在我的母親時常叨念他們孤兒寡母如何生活的那些時候，廖大期中輟學到北部的賭場圍事，很快就展露出殘忍橫行的本領，從來沒有討不回的賭債，或者是討不回的面子，扁鑽、沙西米刀、開山與黑星就是他張牙舞爪的利器，都各自有它們該招呼的落處。

當然，這都只是鄉野傳說，當溪底的鄉人們看見廖大期西裝筆挺英姿颯爽地榮歸鄉里，並以其母名義捐助鄉里貧苦的學生時，伊們寧可打從心底摒棄上述無法證實的謠言，而相信廖董是個經商有成、熱心公道的生意人。

廖大期的老闆在將北部數條溪流吃乾抹盡之後，隨著裸露欲坍的橋墩、地方政府的警醒與環保人士的訴諸媒體，使得他不得不轉戰中南部成立聯營公司，而廖大期就被賦予構築溪底此處金銀寶山的重任。

對於回到自己兒時故鄉的廖董來說，他亟欲改變那些流傳鄉里的謠言，行善、鋪路、濟貧從不落人後，鄉里各界的牌匾與感謝狀堆積如山，溪底人注重實際面與總是為他人隱惡揚善的習性，使得初回鄉里的廖大期甚獲人心。

「想不到當年看伊空坎空坎，大漢竟是這般有才調。」

「可惜伊老母就這麼沒福氣，才欲好命就轉去……」我的鄉人們又是讚嘆，又是感嘆地說。

但是隨著時日推移，終究掩不住恣意橫行的霸氣，我的鄉人們偶爾還是會驚見廖大期那刺穿好人好事保護膜，尖銳無比、帶著殺氣的利螯和獠牙。那是一場車禍事件的協調會，坤城伯的兒子在外鄉騎機車撞了人，傷者獅子大開口，任誰都知道要找個民代之類的去說情和解，民代領著坤城伯攜著自己從來沒捨得買的洋煙洋酒，低聲下氣地請求原諒，對方仗著地區背景根本沒把民代放在眼底，噴出的鼻息將兩人吹得狼狽。坤城伯轉而向廖大期求助，廖大期整場協調會沒說話，靜默地坐在一旁，兩方在來往中互相試探斤兩，最後到底對方氣焰高張，條件硬得如同溪畔的鵝卵石。

廖大期猛地伸出帶著金錶的左掌往桌上一拍，浮著茶葉的磁杯震跳吋許高：「總講一句，卡差不多咧，這世間有來有去！我們溪底的不是來這讓人看衰的！」說罷起腳踢翻長凳，撐眉怒目，率眾揚長而去。

「半點鐘，」後來對方知道廖大期的實力，坤城伯感激涕零道：「未到半點鐘，對方退回洋煙洋酒，接受了之前的條件，還一直道歉會失禮咧！」

就這樣，溪底的王者露出兇狠本性一役成名，從此我的鄉人們風傳著：別人講不動的，廖董必定可以。

當時候他們誰也沒料到，溪底的王者或許有日終將反噬同類，因為這是個大魚吃小魚的世界。

「這是……第三次……舉牌！你們的行爲……已經違法，請儘速……解散離開！」

領頭的再次擎起擴音器宣告著，夾在盛怒中的鄉人們與廖大期的保全員之間，溪谷襲來的風勢挾著午後的高溫，將他沙啞的聲音吹得斷斷續續，原先飽漲的氣勢頓時模糊不清。

帶著拿捏未定的神情，他轉身望向廖大期，廖大期微側著頭，不置可否的神情斜眼瞅著他，他伸手又抹了抹頸後斗大的汗珠，跟身邊的幾個警員低聲交談著，似乎準備強力驅散，我看見幾位持著藍色盾牌的已從腰後取出警棍。

「好膽試試看！若不給交代跟你拼了！」我的鄉人們彼此靠攏。

「今日跟你配，就開過我的身軀！」有人拋擲頭上的白布條霍地坐落。

態勢一觸即發，我感到口乾舌燥，警棍與盾牌相互碰撞的聲音就像急切的戰鼓。有人開始彎腰拾起腳邊的石塊。

我望向廖大期，我不知道在他的心底，對於我們久遠的曾經如兄弟般的情感，還有多少回憶。

「莫講我是討人情，今日各位也要給我廖大期一條路走！」廖大期高亢的聲音越過層層人牆：「我總歸是合法取得許可，多少員工的厝內大小也是張口等著吃飯，難道我廖大期就這麼得失大家？」

「金標兄，是誰人幫著你那受欺負的女兒奔走，我的一個員工還因此受傷住院，我有要你給個交代沒有？」停頓了一下，他續道：「桐州伯，你的孫子跟地下錢莊的債務，難道是這麼好解決？」他轉向武雄，音調提高：「武雄，若不是我湊手腳，你真的以為你的後生能從北部調回來？」「還有……」

廖大期娓娓道來各個擊破，我驚訝於他包山包海的能力，簡直就是地方上的土地公一般有求必應，被點名的我的鄉人們都垂頭不語。

「難道我廖大期就這麼得失大家？」他朗聲強調：「不需要這樣，我答應各位再召開一次協調會，大家來參詳解決的辦法，敢有需要起腳動手？」

我的鄉人們頓時默然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廖大期的話語確實軟化了每一個人的憤怒。我的鄉人們漸漸有人從隊伍後方離去。

「就等協調會吧。」有人這麼說。

「我就不相信伊會這麼橫逆。」也有人這麼說。

那領頭的拿起擴音器指揮其他制服警員收起鎮暴裝備，聽得出來他的語氣重新又恢復了飽滿的精神。鄉人們三三兩兩離去的身影擦肩而過，我猶然不時想起我與廖大期在溪底玩耍的那些時光與回憶，那個時候我們總是形影不離，我們總是想要贏，贏過來到溪底的每個同伴，或許，我們以為可以贏過這個世界。

而廖大期身後的砂石車催著油門準備出貨，噴出陣陣黑煙開始移動前行。曠漫煙塵中，我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衣人聚攏在砂石車巨大的陰影身後。

「文雄，不要走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廖大期在我轉身欲離去時重又喚著我，那一瞬間我的內心激動且百感交集，不知道是不是該回身走向他。

9.

「你知道我不可能讓步的，這世界計較的是實力。」廖大期隻手握拳朝著我說，燃起一支煙。

廖大期的辦公室氣派豪華，整大片的落地窗透著光線，俯視著溪底殘破的景象與溪北路的日漸繁華，辦公室內空調涼冷，對應著外部砂石場機械設備予人的冰冷感覺。

「但這些人是你的鄉親，伊們看著你長大。」我仰頭看他高掛的牌匾、感謝狀與諸多鄉親與他咧嘴合照的照片，底下一排排說明紅字：朝北宮捐贈典禮、義消分隊年度餐會、冬令救濟合影……。

「我的母親如果看到你現在這麼發達，她一定歡喜。」我忽然想起我的母親，斗笠下黝黑的面容，深刻的皺紋。

「我也常常想起她，在我人生最卑微無助的時陣。」深長的煙霧從他口中徐徐舒出。

「要是她還在，她今天必定也會站在你的工場門口。」我瞭解我的母親，她的脾性就如同溪底的任何一個鄉人。

「我都明白，我的壓力也很大。不說這些了，晚上我們吃個飯好好聊一聊。」廖大期看似神情疲憊，打電話交代備車。

他伸手過來要靠近招呼我下樓，我突地回手格擋，衝動得連我自己都訝異：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，大期，不單單是溪埔地的問題而已哪。」我感覺到喉嚨乾澀。

「大期，這條溪流再也沒有以前我們夢寐以求的那種溪蟹了，全死光了，一隻都不剩！」我望向窗外死氣沈沈，嗚咽中的溪流，忽然想起我最想告訴他的一句話：「我帶學生調查過溪底的生態，全死光了，牠們都被你給處決光了！」

「這種事還在意它什麼？都過去的事了。」他喃喃回道。

「在我心裡，這些事情並沒有過去，回憶一直都在。你曾經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我真心希望可以勸阻他，雖然我知道成功的機率微乎其微。

「哼——你真的不知道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原來你真的不知道，」廖大期反倒冷笑起來了：「我從來沒有抓到過那些溪蟹，」他用掉仍在燃燒的煙蒂，落在光潔的大理石地板上：「那天是一個不認識的小孩抓到的，」他的神色忽然轉為憤怒、決絕：「我只是伸手搶過來而已！」

「很簡單，就跟這世界一樣，搶過來就有了！」廖大期隻手抓取的樣勢，隻手將西裝披吊在肩膀上，轉身朝向落地窗外漸漸昏暗的天色，重新又燃起一隻煙。

我想起，那陣子剛回鄉在課堂上為學生介紹本地產特有種溪蟹時，講台下的學生那副百無聊賴的神情，他們其中之一終於不耐煩：「老師，你有多久沒去溪底看看了？」

煙霧繚繞中，我已經忘記自己是如何神色倉皇地，離開那個空曠而涼冷的辦公室。

10.

與廖大期在溪底的談話後，我深切瞭解他是不會放手的，我擔心著下個月的協調會，也許，廖大期會不惜一切展現他的實力，好保護他的王國，以及他的金山銀山。而我也深切瞭解我的鄉人們對他的複雜感受，那種複雜的感受就如同我一般，是怯弱且不堪一擊的。

鄉人們都忐忑不安的等待著。就在接近協調會的日子裡，已經有人暗中串連重又準備起了各式白布條及抗議標語，他們打算如果談判破裂，當場就要圍住廖大期。

鄉人們的耳語悄然流傳著，已經聯絡上願意保留溪埔地的另一派地方勢力，這派勢力因著廖大期的壓制，棲伏已久，亟欲有所作為。

協調會的前夜，一場西南氣流挾帶的豪雨侵襲，傾盆的雨水整整落了十個小時；黝黑的溪水伴隨著大量的土石，在第二天雨勢停歇的時刻，依舊從遠方烏雲密布的山谷狂洩而來，橫掃大片溪埔地上就將收成的瓜果作物。

協調會即將開始的現場，鄉人們議論著昨夜的雨勢與慶幸著如何搶收得宜，陽光此時刺破層層密雲，短暫投射在積水未退的地面上，我看到有群陌生的臉孔圍站在會場另端，彼此低聲的交談著。忽然，路的那頭一輛機車衝來，車上的男子還戴著斗笠滿面汗水朝會場這邊喊著：「溪底有人被大水困住了！」所有人迅即拋下話頭和煙蒂，衝向溪北路的堤岸邊。我跟在人群後奔跑，一路上吆喝聲與呼喊聲此起彼落：「是誰不要命了？這種水勢！」「報警了沒啦？」「我回去拿繩子！」我感到呼吸急喘沈澀，仍勉力奔跑著，仰頭，層雲已經逐漸散退，亮晃的陽光灑落。

是阿卿嫂母子！我們立在堤岸上遠眺，千軍萬馬般的水勢轟然作響拍打著腳下的水泥岸邊，可以感受到石塊敲擊堤岸的震動，唯一通往溪底的路已經被洪水沖垮，我們只能看著遠處無助的阿卿嫂母子，呆立在自己已被洪水包圍的瓜園上

朝我們揮手，四周皆是令人戰慄的無情水流，那水流且一步步侵蝕著他們母子腳邊的柔軟沙地。

消防隊已在現場，隊長腳邊散落著拋繩槍的繩子與救生圈，急切的講著無線電，似是搶救失效，而派出的救生艇也被激烈的水流衝撞，還在更下游處賣力想要回到岸上。我聽到無線電回應沙沙的聲響：直昇機已經程序申請中。阿卿嫂母子的身影逐漸靠攏在一起，他們腳邊的沙土正急速的崩落至水流中。

「來不及了啦！」我的鄉人們嘶吼著。

「要截水流啦！」有幾個人往廖大期的砂石廠跑去。

「那裡今天休假沒人上班啦！」有人朝狂奔的背影叫著。

我望向不遠處的大期砂石洗選場，那些抽沙機具已消失在水面，流水也刮去了大半的廠地，只剩高聳的砂石傳輸帶屹立不搖。

我看到幾個人影穿梭奔跑在廠區，有個人脫掉灰色的西裝拋在地上，跳上怪手挖土機發動後噴出黑煙，沿著尚淺的激流水邊，緩緩朝現場移動而來。

11.

那隻黃色大型溪蟹艱難的轉動履帶對抗著水流，緩緩的在急切的水流中移動，有時必須伸出前方的巨螯入水撐住身軀維持平衡，馬達運轉的聲音似是已到極限，那黃色巨螯劃進濁黑的水流中，油門再次急催噴出黑煙，勉強帶動自己的身軀緩速前進，水流夾帶的石塊不斷的敲擊著水中的履帶，盔甲般的鋼鐵硬殼被碰撞出一處又一處的凹痕，撞擊的聲音悶沈地撞進現場所有鄉人們的心底。

那溪蟹朝著較窄的一邊水道上游前進，在搖晃中舉起巨螯耙起激流中的土石阻斷水勢，間或被水流沖得傾斜，稍一後退抵住猛烈的沖擊再次急催動力，呼呼作響，那參天的巨螯舉起復又劃進溪底，挖起沈重的土石塊，整個身軀傷痕累累在流水中浮沈，霍地迴身拋落在又被漸次衝散的石堆上。

水勢因著巨蟹的挖掘阻斷逐漸趨緩，調派來的第二艘救生艇已能步步接近阿卿嫂母子，在鄉人們的喝采歡叫中，那巨蟹似乎氣力放盡，虎虎的運轉聲漸趨微弱，受傷的獨螯垂落，無力地插在水中，油壓管線不斷噴出黑色油污。

「趕快回來！」我聽到鄉人們朝著巨蟹呼喊。

又是一陣撞擊的水流聲，截流的土石堆經受不住轟然崩倒，那巨蟹奮力舉起螯臂，倏起的水流嘩然襲來，淹過整個巨蟹，那黃色身影頓失平衡，瞬間傾倒在濁黑的水流中。

「趕快回來啊！」我聽到鄉人們朝著巨蟹呼喊。

「大期！」

我落淚吼叫，想起了我們總是想贏的那個時刻與這個世界。